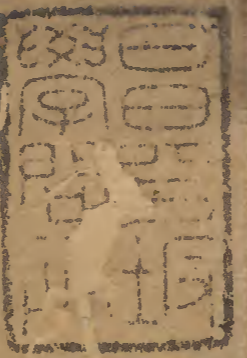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新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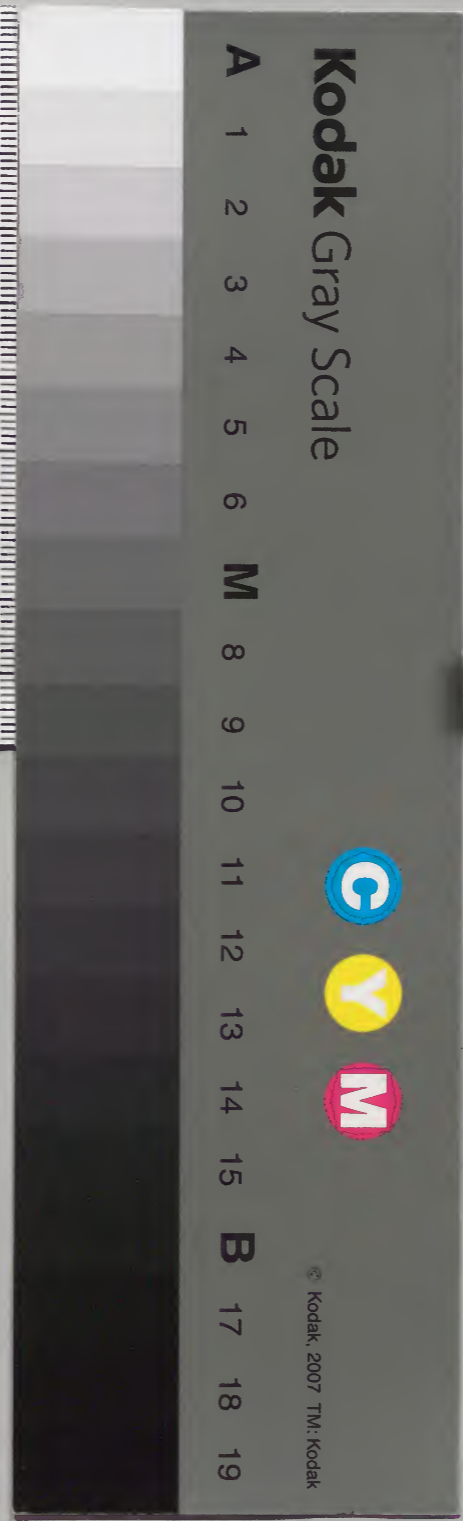
十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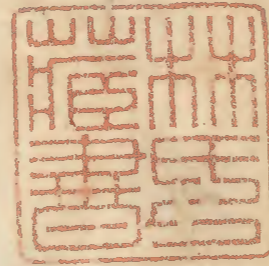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10074	函	架	冊
		七	二	一	七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10074	函	架
		冊	七	二	一
		號	函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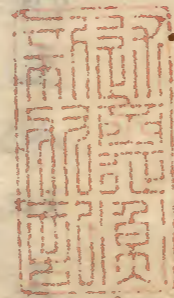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10074
冊數	7	(6)
函號	311	216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淺草文庫



宋元澤王雱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与木相摩則然金与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

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螿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啓沉屯利害相摩生火
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
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
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萇弘忠誠也反
所以蒙流死之辱孝已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
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
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
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

不可必故虚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
加哀樂不能入憤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
道而呼者周顧視車徹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
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者斗升之水
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每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於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而方貸，見所貸不為必得矣。外物固可必歛，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溍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餌
陷一作鎔

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推控其顛，徐別其頰，每傷口中珠。夫揭竿為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鯢也。而任公子為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末安可逆度歟？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

而趨下末倮而後耳視若管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
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
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
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
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
忘而閉其所譽反每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
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裁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已也以仁聖之至大而
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每我豈有矜飾智巧於內外

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
汝容知而然後為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為
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
以汎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
竊取而為患乎此亦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
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予
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

其

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每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每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為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剗腸而鑽占欤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以不可必而已龜為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

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与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每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每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

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每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乎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与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每以相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每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每用用之至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為每用是不知每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地以諭之以明每用不可必其每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

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其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雍雍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与化為一其性融明而与世推移夫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能遊於世而不僻与人每迁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

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學，承人之
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每蔽而見其所不
見也。故曰目微為明，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
耳微為聰，鼻每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微為顛，
口每爽而味其所每味也。故曰口微為甘，心無窒而
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微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
也。故曰知微為德，夫内外交通而每壅蔽之累，此其
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
攘，大抃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謀稽乎詒，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
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休老，寧可以
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
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
每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天遊，一有係著，則六
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閔之師弟子而跋於穀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宜為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居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惟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不神則不與聖同愛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為則

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賊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為所以豫順而已天下世固焉有不從欵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之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每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宋元澤王雱傳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大道必假
言辭而諭之莊子因而作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
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
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
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

予予

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每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子欲每言孟子曰子豈好辯哉此聖賢亦欲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不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感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為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為迂恠也故託為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厭也故推為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

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卮言者不為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卮器傾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然之分矣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者周之所以用而為書也以三者而訊問周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每物不然每物不

可非。卮言日出，扣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与我為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此卮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誣，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与化為一時之所變，与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与時偕行，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所為者是，則今之所以為非也。今之所為

來
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為非也。蓋才全而能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而以為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虚心待物，而物來則鳴，未嘗有心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者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夫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為親也。為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嘗樂也。仕本為親，而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

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
悅此仲尼所以收此過前之喻矣

天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
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
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
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
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彼

聖人之道奧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
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
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
塵而不迂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
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被我也五年而來者
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奧而神
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
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子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
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於
大妙未足以為心得也顏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

了

妙亦可謂之心得也。然而子聖人有問者，聖人生而
知之矣。安俟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
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揆
揆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
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故一作過

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
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
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

具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已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
生，而無待於形。形雖已之所具，而無藉於已。故影之
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火日明
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

兩問影。与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困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宋元澤王雱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莊子因而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為也。有為卒至於無為，無為之

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為患，以寵為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衣葛，出作入息，足以逍遙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

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
逍遙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
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
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
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
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

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下之生人也均
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
大王能知天之所付予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
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為也知天之
所為者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
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
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以王輿王子揆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揆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
若王子揆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
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
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
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蔽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
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
王子揆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揆雖逃而
越人固立以為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
得已此揆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揆者亦可謂
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
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
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囂然不顧而誑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

推其餘可以為國家崇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為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非為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珠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

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閔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

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生也世俗
忘其所重而殉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
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
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
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愿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

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与貴是人之所好也貧与賤是人之所惡也所
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
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
自得於胷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
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
色腫噲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

弦或歌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

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爲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与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与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

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爲君子之無耻此孔子不得

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
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
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
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
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汨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
此子貢處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
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凡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后
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
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困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
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
瞍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
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
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

聞之使叔且往見之与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
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里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
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
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
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
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
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
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

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
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
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為則
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瞽光下墮伯夷叔齊者不知
湯武之所為而共非之又不忍罔其事而自投於洪
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
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
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違於

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敘至人之所為。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為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絕而自適也。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

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盜跖篇

宋元澤王雱傳

非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之所以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与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奈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

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擲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故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讓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氏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

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
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
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
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
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
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
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
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

休

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
好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
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
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
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
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處耕而食織
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

德与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

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

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
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
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
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皆吾所夙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
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
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
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

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
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
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
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將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僮來也物之僮
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豈以有涯之生而役

具

於儻來之物乎。如此則性命之正不存矣。况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希。豈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為諸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与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其，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跖而為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乎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
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
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
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
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
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
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声色
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
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
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
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
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
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
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筦籥之聲，口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接，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

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苟得之銳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

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為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以示人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

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
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
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
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
之父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
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

設 贍

夫退處幽密而操至樞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力旋
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者此
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
議之哉是以莊子說劍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退處幽密
也開之以利者所謂幹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
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
密則百姓日用而不知幹萬化則萬物瞻足而衣被
旋天地則与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以神道說
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劍而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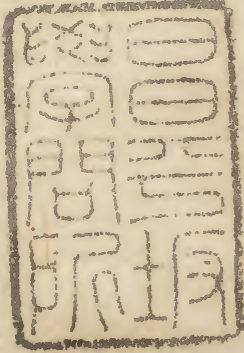
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子就舍待命而誠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

芒
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鏹，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若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士為鏹，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劔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劔者所謂
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劔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
之利器不可以強為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
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
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
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為之器
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
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劔
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遠
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

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
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大澤賚覆校

